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蜀中廣記卷九十一

明 曹學佺 撰

著作記第一

經部

石本九經

容齋隨筆云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葢

唐高祖太宗諱也王彖之碑目云在成都府學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乃作考異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少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

或又云毋丘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

之尤偉然也公武昇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儺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

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蒙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示之衛靈公篇

敬其事而後食其禄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决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子止又刻古文尚書于堂而為之序曰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絶滅中雖遭漢巫蠱唐天

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槪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迺延士張㚖傚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奥㩀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盖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

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

胡元質跋云石經云者恐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

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辨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砲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况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張縯跋云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

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之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時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

五十九篇作傳爲隷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隷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令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

子

宇文紹奕跋云側置給事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摉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

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

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攷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耳

周商瞿易

史記孔子傳易於商瞿瞿本魯人又云蜀人雙流縣志載瞿上城是其生處　班固曰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橋庇子庸漢之馯臂孟喜梁丘賀焦延壽京房諸易家皆本之

漢趙賓易

漢書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

易奥集

後漢景鸞撰益部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

名為奥集

李譔古文易

蜀志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仕後主為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詩禮左傳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隋何妥周易講疏三卷

北史妥字棲鳳西城人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

八歲游太學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時使誦書左右江陵平入周為太學博士隋文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卒官國子祭酒謚曰肅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晁氏曰鼎祚資中人其書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冠于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巘何妥崔憬沈驎士

盧氏崔覲孔頴達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刋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以貽同好盖宗鄭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録易類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不載于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贑易林又屬卜筮

子夏書或云張弧偽為然則隋志所録捨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説時可見其大旨唐録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為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説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趙燚註關朗易

蜒梓州人李白甞師事之所謂趙徵君也朗字子明元魏孝文時人蜒云恨其書亡半隨文詮解才十一篇而已

石經周易周易指略例共十一卷

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它本訂正姑兩存焉

易軌一卷

偽蜀滿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周易聖斷七卷

宋鮮于侁子駿著取衆言淆亂折諸聖之義也陳振孫云其書本於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又乾坤卦不解文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之

易義海一百卷

巴郡房審權著陳振孫云書只四卷近時江都李衡彦平稍加删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為撮要十卷所稱百卷未之見也

晁氏曰其書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取其專明人事者彚為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輙加評議附之篇末

易樞五卷

江陽李見著見嘗讀易于神龜山天禧中令附驛以聞不起乃終隱焉

陳摶易龍圖序

原夫龍馬負圖出于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猶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于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且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忒則不成次序故自一至于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縷也使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矣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陳之仲尼默而

形之者也其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用後形一六元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其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

圖之變歧分萬途今略述其梗槩焉西蜀崇龕陳搏序

見安岳志

蘇軾易傳十一卷

子由爲子瞻志銘云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乃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

之義無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毘陵先生易傳跋

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時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云紹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陸游識

陳希亮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

宋史希亮字公弼青神人天聖八年進士李常惜之父也卒官太常少卿

傳著同人卦說

按耆遂寧人有俊才十四薦于鄉朱晦菴常屬門人杜正訪其家求同人卦說詳見濂溪年譜及性理書

箍桶翁賣漿薛翁易學

程頤兄弟侍父游成都至大慈寺見治篾箍桶者挾一冊就視之易也篾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謝篾者曰三陽皆失位也兄弟怳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閬人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

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漿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

郭載易義

譙定字天授涪州人嘗受易于羌夷中郭載得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諸義郭之先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云定嘗過武侯廟觀八陣圖謂其法本於易又嘗見伊川先生于涪伊川欲與同脩易書不果

周易通變七書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令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者

易則十卷

薛紱著紱龍游人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姦坐劾去與魏了翁講明易學號符谿子

馮時行易傳

渝州人字當可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

李舜臣易本傳三十三卷

舜臣仙井人字子思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推本此義而著易傳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盧為之序其子心傳著學易編五卷朱文

公每爲學者稱之

易解十卷

郭長孺撰不知何許人僑居成都見隱逸志

易解及雜説十卷

綿竹張浚撰張敬夫栻其子也又作太極圖説

周易折衷

元潼川趙采德亮著其書以程朱傳義爲主而附以己見間采先儒象數變互以相發明自序曰俗士口易賢

者體易聖人忘易孟氏著書未嘗及易卲子以為易道存焉且以為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知易矣嗚呼韋編三絶企東家之無過蠹簡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願就有道而正焉

夏書禹貢

記禹敷土奠川及九州之田賦與貢道所經凡千百九十餘言尚書大傳曰禹貢可以觀事荀子注曰大禹生于西羌學于西王國西王國者西羌之賢人也路史作

西王悝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偽蜀周德貞書經文祥字民字皆闕其畫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刋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綱在綱皆作網字　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始改正

尚書廣疏

偽蜀馮繼先撰以孔穎達正義為本少加己意

洪範圖論一卷

蘇洵明允撰晁氏曰是書三論皆援經以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指劉歆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蘇軾書傳十三卷

誌銘云公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儒所未達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陳氏曰坡傳胤征以爲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康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服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成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楊繪書九意一卷

繪字元素綿竹人自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

或刪或脩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耶故作斷堯舜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泰誓意凡九篇

雅詩

大雅崧高韓奕江漢烝民四篇尹吉甫作也吉甫周宣王時人以太師為大將薄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宣王入淮吉甫以卿士兼内史掌策命尋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為

盛蜀紀華陽國志皆稱吉甫江陽人

杜撫韓詩章句

後漢書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有趙曄者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少嘗為縣吏當奉檄

迎督郵聦於厮役遂棄車馬到犍為資中詣撫受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為𤼵喪制服卒業乃歸

杜瓊韓詩章句

蜀志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其術譙周問當塗高之讖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周未達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殆天意也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内學無傳業者

石經毛詩二十卷

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

也

毛詩統論二十卷

郭友直撰按文同作墓志云友直字伯龍下第在成都學舍教導凡三十年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者于伯龍無不識也家藏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有問之伯龍無不知也所以人多與之游治平中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者通考云熙寧七年命三館秘閣編詳成都府進士郭友

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內五百零三卷乃秘閣所無詔大亨官將作監主簿

漢張叔春秋章句

華陽國志孝文帝末年文翁為蜀守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

張寬春秋章句十五篇

漢書張寬武帝時為侍中即第七車所知天乳星者

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漢楊終著益部耆舊傳曰楊終從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

按終成都人有兄鳳為郡吏太守㢘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其後終作贊頌黄龍鳳皇之瑞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

張氏春秋二十萬言

漢書張霸蜀郡成都人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

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伯饒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朱雲卿春秋

益部耆舊傳朱倉字雲卿什邡人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户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斛倉不受一粒饑則呑紙寒則抱犬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表附初名之左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之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晳者蓋齊頃公世系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

共篇者誤也

左傳引帖新義

僞蜀進士蹇尊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敷經具對

石經左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載書丹人亦無年月諱鈌祥字當是孟蜀僭號後刻石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亦無年月書丹人姓名缺恒字當在真宗以後

田况時刻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皇祐初田况知成都日刻石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

頴濵春秋集傳十二卷

子由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

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及啖趙叅攷之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凡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王氏春秋列國諸臣傳六十三卷

眉山王當敎司馬遷史記所作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

春秋經解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

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黄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彦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用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句龍傳撰後溪劉氏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説

者數十家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廣安黎錞希聲撰歐陽公之館客曰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説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律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

所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説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凡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

陳氏曰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正符二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間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郯首以其春秋論上其書首辯王魯素王之説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妄皆正論也

巽岩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名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謫守虢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為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者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經學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荆公不敢異同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

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禄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矣信道無子孫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于温公號通經李氏而得法忘例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春秋古經十二篇

潼川謝疇撰眉山李氏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

逵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二卷宋及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脩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盖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所舉措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寖微自杜預集解

左氏合經傳為一貞觀十二年孔頴達承詔脩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单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擴落二家幸陸德明與頴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謬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余患若

此久矣甞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游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况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爲是

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是則于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繹聖傳十二卷

眉山任伯雨撰晁氏曰解經不甚通例如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

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耶

馮氏春秋通觧十二卷

普州馮山允南撰澥之父也

小戴禮註四十九篇

後漢董鈞文伯撰犍為資中人

禮畧月令章句

後漢書廣漢景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唐仲子陵禮記

子陵嘉州人讀書峩眉山中尤精后蒼戴氏之業舉賢良方正為太常博士議祧廟諸儒不能詘當大歷時啖助趙康陸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子陵袁彞韋彤韋茞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名專門而士匄子陵尤勝

石經禮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丹不載年月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首以月令題云御刪定盖明皇也林甫等注盖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字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丁丑三禮辨二十三卷

中興藝文志仙井李心傳撰其書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異而詳識之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魏了翁門人房審權所録條例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而已

禮記經學十二卷

宋廣安游桂著桂號畏齋隆興進士官四川制置大全注採入者十七條

太常因革禮百篇

眉山蘇洵撰雁湖李氏曰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注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録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嘉祐謚法三卷

晁氏曰蘇明允撰其書取周公春秋廣謚及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外采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芟去百九十有八又為論四篇以叙去取之意

釋奠儀註

元灌縣張湏著即所稱導江先生也自序曰禮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

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没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宫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帯劒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劒之席冕服挾劒末之有聞二

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顔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宫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四十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説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箱亦甚

矣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庭與主
人俱升則不嚴矣盖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兹
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
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為一
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
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
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
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不徒籩豆之事徵之顯

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隋何妥樂要一卷

隋書妥既入隋文帝勅於太常寺脩正古樂作樂要一卷其詩曰大樂遺鐘鼓至樂貴忘情俗久淳和變年深禮教生嶰谷調孤管崙山學鳳鳴浮雲成舞曲白雪作歌名聞詩六義辨觀樂八風平肅穆皇威暢淪漣河水

清鈞天動絲竹刮地響錞鉦盡美兼韶濩咸德總咸英
寥亮皃鐘徹飄揚翟羽輕小臣屬千載時幸豫簪纓行
欣覔蒼壁衢坛聽九成

宋房庶樂書補亡三卷

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宋祁田況咸薦之上其樂書召
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黄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乃詔王洙與

鎮同於脩制所如庶說造進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
籥頗奇之又令庶自陳其法且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俾
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主衍之成
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
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
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
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
詳定所又言樂府五音今無正徵國家以火德王而亡

本音為非是景仁亦力主其説時胡瑗阮逸制樂方用
累黍尺已有定議乃補庶試祕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為
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直累黍為之也
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
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執政不聽

范鎮樂論八篇

自叙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
厥初未習不能不少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

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為八論其畧曰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

斛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古者以竹圍為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量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今龠乃

方一寸深八分一釐是亦以方分置筭者此龠之非是
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
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
寸十寸之别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羨之
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
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
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
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

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黄鐘漢之斛其重

二鈞聲中黄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皃氏為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之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之以其二為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黄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黄鍾為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請以臣章下有司論定然後制

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詔送詳定所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每論難不相合而楊傑著元祐樂議破其說禮部太常亦言鎮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

范蜀公樂書一卷

晁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按元豐初年詔徵祕書監致仕劉几議

樂以户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凡參考得失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圖往昔龠合升斗豆區鬴斛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詔罷局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樂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不應經

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不可謂備樂不報及哲宗立鎮復請太府銅鑄律逾年樂成上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衡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皆往觀賜詔褒之

太樂演義三卷

巴郡房審權撰庶之子也范蜀公元祐初所奏新樂實用其說

魏漢津樂指法二篇

按徽宗崇寧元年宰臣蔡京置講議司更定大樂博求知音士而魏漢津邪說遂獲售焉漢津年九十餘本剩員兵士自言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同房庶被薦既至黍律已成為阮逸所非後逸樂不用庶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諸李良云

晁氏曰偽蜀張德釗書闕唐諱立石當在知祥未叛前其丈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禄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石經論語十卷

蘇軾論語解五卷通考作十卷蘇轍論語拾遺一卷

潁濱自序予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黄州作論語説盡

取以往今見於書秖十之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頴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於子瞻之說有所未安時爲改正者凡二十七章謂之拾遺

中山先生論語解

莆田龔原深之，號中山先生

蒲毅脩龍游人幼頴悟博通羣書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論語解時號中山先生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宣和中知成都府席旦刊寘于學宮云僞蜀時

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顱為類不可勝紀

宋晏淵孟子註

涪志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靖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庵嘗言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註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章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註而其書已行於

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月涸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頻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蘇過孔子弟子别傳

過字叔黨東坡子也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隨父謫英惠儋耳以至廉永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于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

希顏録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録為一編

元包十卷

後周成都衛元嵩撰知什邡縣事楊楫序云大觀庚寅

夏六月余被命來宰玆邑涖官之三日恭謁衛先生祠顱瞻廟貌覽古石刻先生實高士也既而邑之前進士張昇景初攜元包見遺曰是經先生所作也自後周歷隋唐迄今五百餘載世莫得聞頃因楊元素內翰傳秘閣本俾鏤板以遺諸同志然妙用所寄奇字居多大率類揚雄準易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予觀斯文竊謂易之興也伏羲畫卦文王重爻孔子作翼更三聖人而後備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包之爲書

其學易之至者歟辭簡義奥殆未可以象數盡也觀唐蘇源明李江等傳注作經之意思過半矣非先生之獨智不能造易之妙非蘇李之絶學不能探包之旨茍非其人道不虛行豈謂是耶先生名元嵩益州成都人少不事家産潛心至道明隂陽歷筭時人鮮知之獻策後周賜爵扶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塋域在縣廨東偏邑人崇奉至今不絶先生有傳在北史恐讀是經者未知其出處之大致故為之序云政和元年十月望

日

元包舊序所稱景初即洸之先君子也家藏此書常以貽好事者然字古理奥而難通好之者鮮洸來守臨卭得同年張公文饒所為䟽義及邑士韋漢卿校正舊本隨卦附釋音于下因併鏤板合為一編庶幾觀者得其門而入焉則好之矣紹興三十一年南陽張洸䟽

崇文總目曰元包以坤為首因八純之宫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爻位以謂易首乾尚

文包首坤尚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趍理僅止易家之區鄙云

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

漢杜真撰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説日萬言兄事同郡翟酺後酺繫獄真上檄章救亦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綈袠秘記

後漢楊春卿著三國志春卿廣漢新都人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發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内讖解說二卷

楊統著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郫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

新都代脩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為彭城令益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内讖二卷解説位至光禄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

周易正義題識

宣室志云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者劉嘗假其數百篇然未

畫詳閲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辟壘潰里中廬舍劉之圖書盡行沾濕歴數日水退始命列於庭曝之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奇妙非近代書也卷末有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看此正義從玆易號十二三歳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晒曝衡陽道人李德初識劉閲其題歎異久之諦視即所假蜀人書也於是召賔掾觀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歳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葢大和字也自上元歴

寶應廣德永泰大歷建中興元貞元元和長慶寶歷至大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

古三墳書一卷

蜀中張商英得之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其名世以為天覺贋著者

爾雅音略三卷

僞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于呼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蜀中廣記卷九十一

蜀中廣記卷九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著作記第二

史部

古史考

蜀漢光禄大夫譙周撰樂史寰宇記引之後陳壽作古國志五十篇蘇轍作古史六十卷其書皆本允南之舊

古史

子由自序畧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遷之舊始伏羲訖秦始皇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録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云

通鑑釋文三十卷

左宣義郎眉山史炤見可撰馮時行序蘇軾兄弟以師事之者

通鑑論篤三卷

廣漢張栻敬夫撰取通鑑中言論之精確者表而出之多或全篇少至一二語去取甚嚴

通鑑類編十卷國典二十卷

中江吳之巽先之著巽有家學教授於廣漢值逆曦欲以季春聘士吏詣巽請書行藝年籍巽叱曰此何時耶因作詩云固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干天刑卒不為所撓巽於歷代史數四校讐凡國朝故實天文地理之

書罔不精洽為文沉涵而有致士大夫稱之

通鑑綱要

趙介胄全叔著簡池人

經世紀年二卷

張栻撰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寖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

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武王伐商已嗣位十一年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其誤可知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易者也栻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歷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

十有三年列為六圖命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閒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歳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絶而復續足為萬代中興之冠冕於新莽之纂缺其年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為少帝者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

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繫嗣聖紀年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王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而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糅則都中原者不得不

繫云

帝王年代州郡長歷二卷古今類聚年號圖一

卷

並五代杜光庭撰光庭偽蜀青城道士

三家史論

華陽梁鼎二十篇眉山王當十三卷任諒三卷俱見本

志傳

史記刪文外傳十二卷

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永平中詔諸儒白虎觀論考同異終與馬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後史記

盧藏用作陳子昂傳曰子昂常恨國史蕪雜乃自漢武之後以迄唐初為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而嬰段簡之禍

漢德春秋十五卷

漢何英著英郫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申俱通經緯每

事有先見之明

西漢雋永

唐安文正倫著

西漢發揮十卷

簡池劉涇巨濟撰

漢書筆記後漢纂言

簡州趙介胄著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之若謂其銜諸葛孔明之髡父而致貶辭求丁氏米不獲而不立儀廙

傳亦未必然也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澹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常寬泰恭撰蜀後志

楊戲季漢輔臣贊

陳壽志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少知名丞相亮深識之仕射聲校尉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多載於蜀書余皆註疏本末於其辭下

三國人物論三卷

東蜀楊天惠祐甫撰

諸葛武侯傳一卷

廣漢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裒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為之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為不然又為後論以達其意

南北朝七書

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為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政和中所頒沈約宋書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

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後梁畧十卷

北史隋姚最僧垣之子也通經史好著述為太子門大夫隋蜀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秀後隂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瑗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

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紀聞談三卷

陳氏曰蜀潘遠撰館閣書目按李淑作潘遺今考邯鄲書目亦作潘遠其曰遺者本誤也所記隋唐遺事

新唐書列傳

宋嘉祐末年端明殿學士宋祁子京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一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脩唐書望之

若神仙焉

唐書辯證二十卷

晁氏曰成都吳縝撰縝字廷珍仕至郡守數新唐書初修之時其失有八類其舛誤二十門凡四百餘事縝不能屬文誤有詆訶如新書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遣官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縝以為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為新書似實而虛按史之文謂終九

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為相太子終無患乎初名糾謬其後改為辯證實一書

王氏揮麈録曰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其間指摘瑕疵為糾謬一書至元祐中縝遊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為湖州

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唐九朝實録

後唐史記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州搜訪圖籍使傳美偽蜀王衍舊寮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録故有是命及使回所得纔九朝而已其餘殘缺雜書益不足記

唐鑑二十卷

華陽范祖禹醇夫撰醇夫爲温公通鑑局編脩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書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雖得罪於君子有所不辭凡三百六篇

孫之翰唐論

丹鉛録云之翰名甫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於世惜哉　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直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凛凛乎春秋之筆也

唐録備闕十五卷

五代歐陽迥著見宋史迥益州人常事蜀王衍及知祥父子累官門下侍郎平章事性坦率無檢操雅善吹笛太祖常召至便殿令奏數曲迥為歌詩甚富掌誥命非其所長但蜀之卿相奢靡相尚迥能守倹素此乃可稱

唐書辯疑

眉山蘇軾著見人物便覽

唐史發潛 六卷

蜀州張商英撰

唐史發揮十二卷

華陽鄭少微撰

唐書補註二百卷

邛州李繒撰志云繒舉八行不就以文史自娛

唐史囊括四卷

唐安文正倫撰

唐書韻記十卷

簡州趙全叔著

鑑誡録十卷

後蜀東海何光遠輝夫撰又云證聖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為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考之不詳也

續通歷十卷

陵州孫光憲輯唐洎五代事跡續為總歷叅以黄巢李茂貞劉守光安巴堅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宋太祖詔毀其書以所紀多失實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

晁氏曰蜀孫光憲從陽玭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之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於江南之夢自以為高氏從事在荆江北故命編云

五代史纂誤五卷　雜録一卷

晁氏曰吳縝撰凡二百餘事皆歐陽永叔新五代史牴牾舛訛也按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事之類甚衆今此書皆不及之特證其字之脫錯而已

又善本未必皆然

九國志補二卷

宋路振子發撰雜記吳越唐前後蜀東漢南漢閩楚凡十國各為世家列傳凡四十九卷末二卷為北楚言高季興事張唐英補撰者

閑談録二卷

宋蘇耆撰易簡之子舜卿之父也記五代以來雜事下帙多載馮道行義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續通鑑長編舉要

六十八卷

隆興元年知榮州李燾奏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録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殁景德慶歴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説咸會於一敢先具建隆迄開寶凡十

七年為十有七卷上進　乾道四年禮部郎官李燾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臣更加整齊節次投進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脩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為八十

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録正史之闕畧參求真是破巧説偽辯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在可録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隨表上進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

六十年事迹庶幾一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燦然具存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録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為長編凡六十年年為一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總為二百八十卷然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前特異寧失之繁無失之畧必須睿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事無使各自為説乃可傳信無窮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

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為目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為九百八十卷之間其字繁文冗本末頗難立見畧存梗槩庶易檢尋今創為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後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投進者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於百篇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廼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千卷

牴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懼難逃乎衆人之指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髙於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莫徹於元符豫席恩言比迹先正臣死且不朽乾道六年奉旨降付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秘書省令依通鑑紙樣繕寫進納本傳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孝宗謂無愧司馬遷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也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宋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史官王珪等撰珪字禹玉華陽人詳見本集

仁皇訓典六卷

侍講范祖禹撰元祐八年經筵所上凡三百十七條大畧亦用寳訓體

仁宗政要四十卷

王氏揮麈録曰殿中侍御史張唐英嘗述仁宗政要四

十卷上之

請盟録二十卷

宋史陳堯叟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乃著請盟録凡三集

神宗正典六卷

蜀州張商英著

通鑑巨編

蒲江髙載著宋史載讀禮於家以其暇覽前朝史牒嘆

熙豐祐聖迄於隆乾淳熙黨論屢變國勢僨起不常慨然有感乃取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萃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後大抵以國史實録長編會要爲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則於先賢文集私史簡稽參質凡百數十年治亂開卷瞭然

重脩徽宗實録二百卷思陵大事記三十六卷

阜陵大事記一卷

並丹稜李燾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二百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十一卷

工部侍郎陵陽李心傳微之撰蓋與巽巖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後相繼為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心傳又有孝宗要畧初草二十二卷

建炎復辟平江實録一卷中興備覽四十一篇並綿竹張浚著

中興十三處戰功録一卷

叅政眉山李壁季章撰中興以來禦寇立功惟此十三處編為一書所謂司勲藏其貳者也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

宋朝通典二百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或言魏鶴山所為似方草創未成書也凡通典會要前書及館閣書目皆列之類書按通典載古今制度沿革會要專述典故非類書也

四朝會要總類五百八十八卷

李心傳所編合三書為一刻於蜀中

宋朝治迹統類七十三卷

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畧用袁樞本末條例為前集四十卷中興後事為後集三十三卷

宋朝事類樞要二百五十卷

陳氏曰蜀人張和卿編集為一百五十門蓋舉子答策之具也

國史對韻十二卷　國朝事始一卷

蜀公范鎮撰吳仲庶嘗稱景仁憫諸後學雖涉書傳而問以今代典故則懵然不知乃自太祖開基迄於仁宗朝摭取事實可為規矩鑒戒者用韻編次之即此書也

御覽三百六十卷　御屏經史切要十卷

宋史田錫表聖嘉州人嘗奏真宗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臣請鈔畧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篇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可經歲而畢又請采經史切要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扆座

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嘗在目矣詔史館以羣書借之

帝學編

范祖禹醇夫纂自古賢君迄於宋代祖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聞者興起東坡常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燦然成文章為今講官第一

歷代宰相年表

李壽撰其自序畧曰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臯陶臯陶既没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為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周家並建三公而一公實兼冢宰故旦奭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專屬之旦旦歸於豐奭乃專政蓋其名三公實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漫失間有瓌偉絶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於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

歷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故也權出於一而莫或參貳之雖姦雄或得以肆其惡攘竊天下傾國敗家不可禁遏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為利蓋亦溥哉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兼制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於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

有司耳其何以總百官治萬事而亮天功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而舜禹臯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為言彼誠知所本者歟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為他官名實糾紛賢不肖溷淆其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寧若此乎然而治亂安危所係今猶古也其所以得相及所以失相者要

不可不知按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譜牒其他率皆不具脫畧牴牾迷失真本乃旁捜遠取推究前後悉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為年表起漢元訖周顯德昔之參機務執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於下否則畧之使其人與其官皆相傳而不絶覯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中矣其足以補前代之缺文揭當今之遠鑑乎合一千五百三十四年離為三十四卷

天禧以來御史年表

仁甫自序曰御史法官也其責不專於言而天禧選用則與諫官俱任言責臺雖有等級也而義所當繫則卑者亦得徑行其權勢氣力又出諫官上祖宗之聖筭神術備矣今亦斷自天聖以來取丞雜三院姓名悉列之表若其人必天子自擇而宰相優容之乃能有濟猶諫官也

天禧以來諫官年表

仁甫自序畧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工商莫不皆有言責輻湊並進而天子斟酌焉未嘗以言責專付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則由漢武帝失之武帝誠不喜諫者初置諫大夫猶未限員東京循舊弗改後乃寖微晉洎江表省其官拓跋魏復置其員亦不可知高齊緣孝經之文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衆而敢言者纔七人尚足為治耶恭惟祖宗明目達聰協於虞舜任言責者不一天禧別置諫院禮秩優異他官莫擬崇廣言路

諫官御史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蓋當時所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或誤選試旋加汰斥言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台輔其名迹皆可考見嗚呼盛哉今斷自天禧置院以來作諫官年表并列古今之變為二說以附著之

職官記一卷

陳氏曰大理少卿蜀人張縯季長撰專載新舊遷轉之異亦以寄祿為未然也

廉吏傳十卷

成都費樞伯樞撰自秦至唐凡百十有四人宣和乙巳為序

嘉祐名臣傳五卷

張唐英集仁宗朝賢臣五十餘人各為之傳即仁宗政要中之一門耳

續宋名臣言行録

潼川姚希得逢原著

蜀中廣記卷九十二